

游大昭寺（组诗）

□刘 年

一个敲鼓唱经的喇嘛和一个沉默的诗人相遇了
大殿上，酥油灯的光芒逐渐强烈，栅栏逐渐消失

懂了吗？喇嘛歌颂着的就是诗人诅咒过的人间
懂了吗？那些诗歌串起来，挂在风中，就是经幡

没有人注意，留在殿里是一个身着袈裟的诗人
走上大巴的，是一个带着相机和微笑的苦行僧

老花铺

老花铺的夏天要用珍珠李，蜜桃，脆皮梨
这些富含糖分的词汇来比喻

苞谷像三千嫫妃，为农民夹道起舞
黄狗，儿子，父亲从红土路上依次远去

我打赤脚，是为了和大地保持肉体关系
我吹陶笛，是因为有炊烟比国旗还要庄严地升起

遥远的竹林

水舀满后，倒回湖里
再舀，再倒
手可以感觉到，水的欢欣和颤抖

摘猕猴桃的时候
挑小的，丑的，有伤的
好的，留给过冬的猴子和山楂鸟

写一封绝交书，用魏碑
从此，不关心户口、税收和物价
竹子，一生只开一次花

弹《广陵散》，并长啸
啸声带有咳嗽
生活如此静美，痛，来源于大地
拱动的，可能是竹笋，也可能是冤魂

牛车上，装一坛竹叶青
沿那条竹影斑驳的土路走
莫打牛，莫骂牛
它知道，什么速度最适合黄昏

莫抢酒杯
小心划伤你的手
酒坛后面，有一把锄头
——死，便理我

洱海之夜

今夜，我姓段名誉
饱读诗书，精通棋棋，没有心机
南诏岛上，满目洱海，多少苍山
月光盐酸一样强烈
渗进了骨头、岩石和每一句对白

今夜，我已深入江湖
灰云横斜，渔灯明灭，浪花开谢
有暗流、漩涡和潮起潮落
英雄在此，螃蟹与豕子不得横行
今夜，正义像风一样无处不在
所有善恶，会在鸡叫之前得到报应

今夜，颜梅玖就是木婉清
余幼幼目光有毒，应是阿紫
张晚未算作钟灵，雷平阳就是乔峰
胡正刚光头，法号虚竹，使得一手好拳脚
篝火旺盛，夜渐融化，无人注意
有思念像飞蛾一样扑进火里，化为灰烬
我踉凌波微步，经脉完全打开
用脚步书写赞美诗
献给大地和生命，不悔一字

今夜，喝了太多白酒和啤酒
我内力充沛，心潮澎湃，脸色潮红
今夜，我的六脉神剑非常灵验
伸手一指，月亮就多了一块红晕
再指，有星星落进你的眼眸
又指，两只白鹭掠水而去
像用来形容天国或者故乡的词语

今夜，我是大理王子
权倾西南，富甲滇土，泽被一方
我不杀生，不修宫殿，不拆民房
爱种茶花与竹。我信佛，信缘，信鬼神
怜惜每一片落叶和扇贝
酒杯里的时间，是我唯一的敌人

用轻唤，抚摸一些女人的名字
再不喜欢，就来不及了
今夜一过，就有船来接
武功将还给金庸，清激将还给洱海
真诚和青衫还给北宋
缓慢而精致的深秋
还给沙滩上的紫衣螺

一到对岸，我就是诗人刘年
就得戴上微笑和谦卑
一个领导都不敢得罪
最喜欢的女人都不敢喜欢
只在不胜酒力的时候，才想起六脉神剑
只在不省人事的时候，才想起王语嫣
只在深夜醒来
抚摸冰凉而坚硬的墙壁的时候
才想起崇圣寺的钟声

名 词

觉得，世界上只有一首诗歌可以形容你
如果你是那首诗歌
我便是诗歌中的一个名词
黑暗中，散发着微冷的光谁若想将我扼下来
我会划破她的手
如果他用锤子和撬棍
我要让他看到，我背后的血和肉

红高粱

儿时的伙伴千里迢迢地从故乡来看我，我们聊着几十年来故乡的沧桑巨变，邻里间发生的故事。聊着聊着就聊到了我们小时候，在高粱地里捉蛐蛐，逮野兔和与高粱地为隐蔽所爬进瓜园偷瓜的趣事儿，不知不觉中我像一只回归的大雁，飘飘悠悠地飞回了我久违的故乡。

春天的三四月间，沙沙地下过几场好雨后，热腾腾的大地上，飘浮着乳白色的烟岚，布谷鸟划过瓦蓝瓦蓝的天空，憋不住劲儿地叫着布谷、布谷；那悠长火热的歌声，仿佛是在催促农民及时下田播种。于是，寂静的乡村开始喧腾起来，勤劳的农人开始忙活起来。看哪！乡亲们扛着明晃晃的犁耩，牵着毛驴、骡马、耕牛，带着大呼小叫的儿童，领着摇尾吠鸣的村狗，从村落，沿着紫燕翻飞、绿柳低拂的乡村大道，奔向田野。于是，那沉睡一个冬天的土地再也耐不住寂寞地苏醒了，在呼呼前进的铁犁后面翻滚着黄灿灿的泥浪，裹绕着热乎乎泥土喷涌的沁心润肺的地气；一方方畦田平整好了，活脱脱铺了一层层黄地毡，毛驴或者黄牛拉着耩地耩，牛把式啪啪地甩着鞭子，嘟嘟地催赶着毛驴或者黄牛，黄牛或者毛驴的脖颈上悬挂的铜铃铛，摇摆着叮叮当当的清音溢满广袤的平畴。粉红色的高粱籽顺着耩下下的三条细腿，唰唰响地播进湿漉漉的泥土。

春天的大地像个大暖炕，播下去的高粱籽忍不住跑跑泥土的熏蒸，像精灵一样又是伸胳膊又是蹬腿，不几天就钻出了娇嫩的脑袋。一行行黄绿的幼苗，好像大地母亲身上的汗毛，欣欣地在春风春雨中摇曳。几经风雨的洗涤，阳光的亲吻，月华的濡染，莹露的润泽，幼苗一个劲儿地往上蹿，披覆的叶片由嫩黄变成翠绿，像一把把淬冶后的青锋宝剑凛然地指向苍穹。

今天看去只有膝盖那么高，明天再看

已经齐腰深了，如果三两天不下田，再走进田野一看，葱绿茁壮的秧苗早已高过人头了。无数的秧苗成排行地簇拥聚集一起，像俊朗飒爽的小绿人在清风中摇摆着绿色的裙带，给广袤无垠的大平原铺一层厚厚的翡翠般的绿浪。绿色的青纱帐蔚为壮观地蒸腾起来了，深邃的青纱帐朦胧了幽静的乡村。

高粱是最怕旱的农作物。当炎热的盛夏来临之际，如果五六天不下雨，青叶子会变得蔫不拉唧；如果十天半月不下雨，舒展的叶子会卷成筒；如果月儿四十不下雨，叶子会枯萎变黄，活像瘦弱伶仃的孩子得了贫血症，摇晃着枯干的小手祈求雨露的滋润。这时无际的田野不复有蓬勃生机，愁云笼罩乡亲们的脸庞，心里像塞了块大砖头。是啊，快到嘴的粮食眼看着被早魃吞噬，谁会不愁呢？为了救活一地濒临死亡的庄稼，为了果腹的口粮，乡亲们拿出战天斗地的精神抗旱！难哪！虽然是人定胜天，但在40年前，贫穷的故乡还没有通上电，一个生产队能有一部柴油机带动的水泵就是好的了，还处于原始的农耕时代。记得那时浇地，用的是手摇水车从砖砌的老井里提水。生产队长带领乡亲们把田间的几眼老井都架上了水车，身强力壮的棒劳力轮班上阵。乡亲们有力的手臂握紧水车的手把飞快地摇动，齿轮带着链条上的提水阀哗哗啦啦旋转，清澈的井水顺着垄沟曲曲弯弯地流进高粱地，龟裂的土地像焦干的牛嘴咕咕地吞咽甘甜的流水，眨眼间垄沟里的水就喝光了。然而，由于天太旱，井里的泉眼好像也枯竭了，提出来的水慢慢地变成了黄泥汤。地没法浇了，乡亲们的眼睛都急红了。好在，有一条小清河环绕着我们的小村庄，虽然水不多了，还依然在缓缓地流着。县委、县政府知道这一情况后，就从县农机站抽调了十几台抽水机，组织乡亲们挖渠排灌。乡

亲们吃住在河堤上，白天他们顶着烈日挖堤修渠，黝黑的脊梁晒得流油；晚上他们提着昏黄的马灯排水浇地，咬紧牙关支撑着疲惫的身躯。昼夜奋战，争分夺秒，热火朝天与旱魔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不几天水渠挖好了，机器轰鸣了，白花花的水浪急匆匆地奔向高粱地，干渴的高粱秧像缺奶的婴儿吱吱地吮吸着甘霖的清凉，蜷曲的叶子又唰啦啦地舒展开了，乡亲们脸上拧紧的皱纹消失了，心里堵着的疙瘩融化了，像喝了蜜一样，快快活活地唱开了“我呀走过了一洼又一洼，洼洼地里好庄稼”那脆朗朗的豫剧清唱在葱茏的大平原上悠悠飘荡。

庄稼不吃昧心食，喝足水的高粱秆往上疯长。看哪！那高粱秆粗壮，水灵灵的，仿佛用银针轻轻刺一下，就会哧哧地向外喷蜜汁，仿佛是一管管碧玉的长笛，被清风的小嘴轻轻一吹，就能飘出悦耳的月光园舞曲；那墨绿如丝绸般修长的叶子，仿佛只有束在飞天的细腰上，才能舞出天鹅湖的袅娜。设若，你伫立在我的故乡的田间阡陌，脚踏浸凉的小草，四周是漫无边际绿浓浓的青纱帐，头顶是如玉盘的明月，那月华如雾如烟如牛乳如霏霏飞扬的银屑，给静谧乡村披上神秘的面纱。你深深地吸口气，吸进去的是凉爽的清香；你侧耳听一听，听到的是从高粱地传来的夏虫高低徐疾的交响，听到的是嘎吧嘎吧如爆竹般高粱拔节的脆响；你再细心看一下，月光穿过茂密的叶子的空隙，给高粱地洒满亮晃晃的碎银子，那高粱的叶尖上悬着莹莹的露珠，辉映着月光，像钻石一样闪闪烁烁，像秀丽美女的耳轮上镶嵌的月亮。

高粱是一种神奇的植物，它倔强、坚韧、淳朴、火热，一身飒爽英气。它争高竞直，紧密团结，根深深深地往泥土里扎，干高高地向天空长。风来了，它们伸出柔



不悔清寂读云山（国画）

张肖作

秋雨绵绵

雨夜听雨，是我近年来养成的一种习惯。

春天喜欢听持续不断的毛毛细雨，夏天喜欢听电闪雷鸣的疾风暴雨，秋天则喜欢听时断时续的绵绵细雨。听着不同的雨声，感受着雨带来的那种不同情调和意境，畅游在雨的世界里，总有一种超然的感觉，不仅特别舒服、特别快乐，更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因为雨不仅给了我遐想的空间，让我思绪飞扬，而且给了我反省的空间，让我不断认识自己，修正人生的航标。也许对雨喜爱的真正原因，更多的是缘于雨夜的场景吻合了我喜欢独处的性格，因此能够且喜且听，且听且思，且思且行。

有雨的季节，就会有梦的开始，也会有沦落的伤感和对许多往事的追溯。在今天这样一个初秋的夜晚，阵风携着阵雨漫无边际地飘洒着，犹如音乐般时而骤然响起，时而寂静无声。我一个人静静地站在阳台上，倚身于窗前，不时还将头伸出窗外，让飘飞的雨丝轻吻面颊，感受那一分轻松的惬意。就这样一边欣赏着那从天而降的秋雨，一边专心地倾听着那细雨飘洒在树叶上发出轻轻叹息。有人说，秋雨如挽歌，有了秋雨，那淡淡的哀愁就会袭上心头。听着这雨声，一种惆怅，一种相思，一种怀念，由心而起，勾起了我心底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苦楚，那一幕幕陈年往事掺杂着秋雨的丝丝凉意，立时从我封存的记忆中浮现眼前，不觉中泪水已如雨滴般簌簌而下。已经习惯在雨夜这样的氛围中将心放逐，让自己在雨的洗礼中慢慢领悟人生的价值，悄悄地享受着这世间难得的片刻平静和安宁，聆听着来自内心的声音。我知道，雨不仅可以洗去多年来尘封于心底的失落和寂寞、痛苦和辛酸，悲伤和无奈，忘却一切烦恼，而且可以让我静静地反思曾经的成败与得失，寻求人生的最佳行程。

回想过往，很多时候我总是生活在矛盾中，渴望热烈而又惧怕热烈，享受寂寞却又不甘寂寞。看似简单的小问题，处理起来却又如此复杂。有很多时候，面对错综复杂的人和

事，经常是束手无策。我就像走在一条世俗的单行道上，烦恼不清自来，寂寞如影随形，尽管眼前的生活无限精彩，可我依然会感到不快乐，依然会感到很孤独。很多时候，明明展开的是笑颜，可眼底那一丝藏不住的落寞分明又背叛了自己的心，却又不敢也不能说出来。是生在福中不知福？还是自以为是的清高和孤傲？这是我内心深处无法言表的困惑。

有人说，人之所以痛苦，是因为心中追求的太多；人之所以心累，是因为想要得到的东西太多；人之所以不快乐，是因为斤斤计较的太多。我不知道我的心累和孤寂，是因为想要得到的东西太多，还是过于追求完美，或者说是自以为是，太过于苛责别人，总感觉到有些事处理的不是恰到好处，存在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并因此时常出现困惑和迷茫。尤其是在亲情方面，千金难买的尊重、珍惜、理解、呵护、宽容、关爱，还有父子之情、兄弟之情、兄妹之情，这一系列曾经被人们珍视的，在很多时候几乎与我无缘。怕伤害却常常被伤害，怕寂寞却不得不面对寂寞，这就是现实生活给予我的回报。于是，为了少受伤害，很多时候小心地将自己一层层包裹起来，宁可享受孤独，也不愿再受伤害。只有在雨夜，我的身心才能得到片刻放松。痛苦如雨，快乐像风，生活本身就是一场风雨交加的大合唱。我知道人生就像这雨夜中冷冷的风裹着淅沥的雨，不仅卷走了挂在枝头上的绿叶，也改变了大自然的气息，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中所经历的那些困扰和忧愁，也一定会烟消云散、呈现出一片诗意的绿洲。

雨夜听雨，更多时候享受的是一分清静和安宁，享受的是心灵被净化的过程。生活中的一些烦恼，工作中的一些压力，还有那些莫名的烦恼，都会在这样的雨夜中被冲刷、被洗涤、被释怀。可以说，雨夜的雨，是我孤寂时疗伤的良药，也是我烦恼时倾诉的对象；雨夜的雨，伴随着我，涤荡着我，也成全着我。

崖 柏

几个月前，我还不知道崖柏为何物。

一天与朋友就餐，席间，朋友不无得意地从他的左手上撸下一串佛珠，递给我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我说，不就是佛珠嘛。朋友继续提醒我说，你再闻闻。我把佛珠拿到鼻尖下闻了闻，隐隐有一种中药味的清香，尽管很淡，但是很耐闻。朋友见我对这串佛珠的态度明显好转，就眉飞色舞地对我说，这佛珠是用崖柏做的。

崖柏？我瞪大了眼睛。朋友看我一脸茫然的样子，就给我解释，崖柏，就是生长在悬崖上的柏树。

至此，我才算是第一次真真切切地听明白了什么是崖柏。之后，朋友又从这串崖柏佛珠的气味、色泽、花纹、手感等多方面对我进行了一番详细讲解。看他的表情，听他的口气，好像这串佛珠就是他价值连城的宝贝。末了，他神秘秘地对我说，现在这东西在咱们焦作都快炒疯了，很多人都在深山里寻找崖柏，听说还摔死了两个人呢。

我的心不禁一沉。由于对这种已经被很多人追捧且被炒得很热的崖柏缺少直观的印象，更缺乏兴趣，所以朋友的“熏陶”，并没有对我产生多大作用。

今年6月的一个星期天，跟几个朋友进山游玩，在一个不知名的大峡谷中正气喘吁吁行走的时候，一个朋友突然指着脚下的一段朽木，眼睛放着绿光，惊喜万分地说，崖柏，崖柏。我止住脚步，不屑一顾地说，不就是根烂木头吗，值得你这么大惊小怪的？朋友说，你真是孤陋寡闻，这东西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这段崖柏表面上看已经腐朽了，可实际上它的里边根本不会腐朽，你没听说“千年松，万年柏”吗？后来，几个朋友捡了两段手腕粗细、不足一米长的树杈，如获至宝而又无不惋惜地说，树根和树干一定是让先前来过这里的人弄走了。

回到市里，朋友为了让我见识见识加工崖柏制品的热闹场景，就把我带到了一家加工佛珠的小门店。嘿，这里的生意还真是红火，有拿着各种木头让师傅鉴定品质的，有忙着开料的，有忙着加工珠子的，还有结伴在店里选购佛珠或根艺作品的。在这里转了半天，对朋友之“崖柏都快炒疯了”的说法，终于有了感性认识。

其实，来这里加工佛珠的，其用材不仅仅局限于崖柏，还有麻梨、赤木、黄桷、鬼见愁、红豆杉、金丝楠木等，材质不同，对其所寄予的希望也不同，有的是取其味，有的是取其色，还有的则是取其名。老板介绍，焦作人喜爱崖柏这股风，是近两年才刮起的。

朋友用捡来的宝贝去加工佛珠。老板笑着说，你们拿的材料太一般，材质轻，又缺少油分，做出的珠子品质肯定不好。朋友兴趣所致，坚持把自己的付出转化为劳动成果。经过一番折腾后，做出了几串珠子。尽管老板一再说，下次不要花这冤枉钱，要用崖柏的树干，最好是带瘤的树根去做佛珠才最好，才能达到色、香、悦、感的最佳效果。但是，看着一个小时前还是很遭鄙视的两段丑木，转眼间变成了圆圆的、发着亮光、散着香味、精巧可爱的珠子，我的心头对崖柏的那份情感，一下子由冰点升华到了沸点，我居然对手中的这串佛珠产生了一种亲切、虔诚，甚至是敬畏的感觉。这种感觉，来自于几百年、几千年，甚至是上万年前的一个在悬崖峭壁中历尽风霜雨雪、电闪雷鸣而又顽强地生长着、生存着的活着的生命。这个生命，今天虽然从悬崖上跌落，但它并未死去，它只是隐去了它外在的绿色和它在崖畔的身影，它的生命依然在延续，依然在散发着历久弥新的的清香。

回到家，通过百度，我才进一步了解到，崖柏主产于我国四川大巴山和华北地区的太行山脉，源于三亿多年前，在白垩纪繁盛一时，是世界上最稀有、最古老的裸子植物，是世界上仅存的“植物活化石”，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公布为极危树种，是我国特有的“国宝”植物。它的珍贵，源于它把稀有、观赏、养生、入药、收藏融为一体，为自然界和人类提供了一份虽属稀少却极其珍贵的宝贵财富，有物质层面的，更有精神层面的。

夜深人静，读书时突然闻到了一缕淡淡的崖柏的清香，我的精神不由为之一振。然而与此同时，我的心头倏然又平添了一缕隐忧。我仿佛听到，从山密林中的一棵棵崖柏，在夜风中轻轻地呜咽着——因为它们清晰地看见，有人举着所谓“提高生活品位”的斧头，正在无情地砍碎着它们的身躯，扼杀着它们的生命。

拜托，朋友，手下留情吧，千万不要“为了装饰自己的生活”而让崖柏成为我们永远的回忆和永远的痛！

□王中青

□东 篱